

讌茗堂饮茶记

文/杨悦浦

清明节前，汉方茶舍主人莫智军和主持人常江邀请相熟的画坛文友张文华、许向群等到翡翠山汉方茶舍，品尝刚上市的明前西湖龙井和狮峰龙井。

我也前去凑趣。明前龙井，听起来就那么神圣，“茶痴”们不会放过这大好多品尝时节。

对于我们很少喝龙井的人来说，能够以龙井名茶为题雅集，是件难得的事情。此前小莫老总已将狮峰龙井送给了画家今荣，我和她冲泡静品，为久违的茶香折服。今天，文友在茶舍讌茗堂品鉴明前新茶，虽大多未在喝茶上用功，到此也就是几杯清饮难说“品味”，但能和茶舍主人们一起尝鲜说茶，进而知茶，都觉得不虚此行了。

文友品茗，意不在茶，重其过程，茶香四溢时，听主人介绍龙井的奇妙和饮茶的奥妙，分享茶舍自创品牌的种类及包装设计，欣赏茶艺师将茶道推到极致的功夫，对室内文化配置品头论足，总之，饮茶愈盛，话题越多，甚至忘情。这个时候，茶是话题的媒介，或为明前龙井之溢出?或为饮茶本属功能?反正此刻茶堂文气涵远，大家在亲和氛围中藉茶山南海北一番，可不，只有茶道才能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境界啊。

讌茗堂的饮叙，已平铺到文谊界面，情感进一步被龙井之热升腾。

看着这情景，我想起了40年前第一次喝龙井茶的经历。

1979年正值暑热，我被几个科协同事“骗”到了杭州，说是分头办事，谁知他们密谋好了，一到杭州后就去黄山玩耍，让我一个人办事。也罢!我一天把所有的事办完了，余下的时间是等他们下山。难得有这等清闲工夫，买了张杭州地图，开始观览各个景点。

第一个去处，是仰慕已久的龙井村。

清早坐首班公交车到了龙井，村子里外、茶山上下，能转的地方都没放过。看完后有些失望，普通的村落，平常的茶山，不过是村里有制茶人山上有龙井茶树。未见到龙，没看到井，凭啥叫龙井?想找人打探此地故事，碰上一个兜售龙井茶叶的年轻人，看我买不起扭头走了。龙井茶，既没喝过也没见过，龙井村，懵懵懂懂的跟没来

一样。

回到杭州城里。去灵隐寺绕了一圈，大殿雄伟，信众磕头，可我不信佛，看了一眼跪在那里的秦桧，就直奔西湖。

西湖之美，倒让我文心荡漾起来，一路无尽地赞叹。

烈日高悬，我这个北方佬就是受不了江南的闷热，加上急着赶景点，汗流浹背，口渴难耐。

到了虎跑泉那里，见有茶馆，立即进去，有位白发“服务员”提着一把大开水壶在应酬茶客，向前打躬道：

“大爷……”那大爷吼道：“叫同志!”“噢!同志!我想买杯白开水喝?”

那同志显然觉得我在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之圣地竟叫起“大爷”来了，不可理喻!瞪着我说：“到了西湖，不喝龙井，你干什么来了?”

“我……想找点水解解渴呀!”

“喝龙井!”老同志命令式地把一个玻璃茶杯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。

“那……”我犹豫着。“这是什么地方?是虎跑泉!我告诉你，龙井茶用虎跑泉水冲泡，保证你喝了之后一辈子忘不了!”

“有那么神?”我小声嘟囔着坐了下来。

茶馆(说是茶轩更合适)为便于赏景，门面大开，窗大透风，湖面热浪也就一阵阵袭来，热得我更透不过气来。那白发老同志往茶杯里放上一些龙井茶叶，用大壶里热水冲泡后放到我面前，之后去招呼其他顾客了。看着玻璃杯里细扁的黄色小叶片在开水中不断翻滚，渐渐地又往杯底立着下沉，还有股淡淡的香气溢出。我喝惯了凉白开，想等茶水凉了之后喝完走人。发现那白发老同志老远一个劲地指我的杯子，我不明白。他过来又是冲我吼道：“这茶你要趁热喝，才能喝出味道来!”

我心中好笑。这么热的天，浑身冒汗喝热茶?亏他想得出来!喝茶不就是解个渴嘛，啥味道不味道，喝杯水还“一辈子忘不了”，糊弄谁呀!不过，难得老“同志”特地关照，赶紧喝吧!

一喝，茶水进到嘴里，随着有点烫的热劲儿，开始出现苦涩，随后变成一种清润的香味充满口中，那香味不是飘散在空气中的，而是融在嘴里感受出来的。这第一口，让我好生奇

怪。

接着又喝了几口，那茶水依然靠着热力在嘴里散发着莫名的香气，热汗也从额头胸前渗出，似乎茶水正在把体中热气往外赶，连着又喝了几口，慢慢适应起来。

那白发老同志过来给我往茶杯里续水，问道：“怎么样?”我笑了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指着我说：“一看你就是个不懂茶的人。好好喝!”

第二杯茶喝下去之后，虽然身上继续出汗，可我不觉得像进来时那么难以忍受了。这里的规矩是一杯茶随时续水，直到喝完离开，要换茶得另付费。我在这里坐着，白发老同志不断续水，喝得不急不躁，这当口好像明白一点什么叫“品”茶了。更奇怪的是觉得身上凉爽起来。在这里休息了半个小时，没有了闷热感。

结账时，要三角钱!在坐公交车几分钱的时代，三角钱够我一天的饭钱了!可见这茶馆供应的龙井茶品质不一般。老同志捏着我的三角钱几乎是点我的鼻子说：“三角钱在虎跑泉喝了龙井茶，你将终生难忘!”又来了!

出了茶馆，发现胸背两腋很清爽，更奇异的是满嘴的香味已经渗透进腮帮子久久未散去。唐代诗人卢仝在一首诗中说过喝茶的感受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，三碗搜枯肠，四碗发轻汗，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，七碗喝不得也，唯觉两掖习习清风生。”我喝了几杯不记得了，本是俗人，肌骨浑浊，不会“通仙灵”的，但“喉吻润”“破孤闷”“唯觉两掖习习清风生”倒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。西湖品茶，似乎让我找到了一点茶在精神上的启悟，接受了，才能够去寻觅茶的文化本源。

带着这股子香气，继续游走，去三潭印月体味西湖古韵，跑苏堤遥想杭州历史，到原国立艺专思祭黄宾虹，在望湖楼重温苏东坡，爬上雷锋塔遗址发了一会儿幽思……

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与茶交集。四十年过去了，那老同志没说错：“终生难忘”。

今天，讌茗堂中欢情浓烈，颇似虎跑茶馆中本地茶友高谈阔论的情景，只是那时我置身度外，而今天与大家在这里文心相通，是那一杯杯无言而清亮的明前龙井茶把一切融在了一起。

莫忘龙井。

暮春之雨



文/贺明文

从山野间残存的最后一点积雪消融之后，便一直在等你。等到芳草吐青，等到“霏柳吹花春已老”。终于，在谷雨过后的第二天清晨，你像曼妙的青衣女子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踩着满地的残花，悄然而至。你在暮春之际翩翩起舞，不疾不徐，飘然而下，轻轻滴落在草长莺飞的春色里，滴落在人间四月的芳菲里。你用一贯的清丽淡雅，告慰这即将逝去的春天。

滴滴答答的细雨，将我从酣梦中唤醒。这迟来的春雨所给予的喜悦，冲走了周末慵懒的睡意。于是便伫立窗前，静静凝望窗外渐渐沥沥的雨。白玉兰树上，几朵已然萎缩的花儿依旧不舍得零落，像不肯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，紧紧依偎在满树滴翠的绿叶之间。雨水的轻抚，并没能减轻那一份别离伤感，反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凄楚。春雨如画，用眼睛看，还要用心看。有时，眼睛看不见的美丽，闭上眼才会瞧得见。正如此刻，我的思绪蔓延，寻到了江南。我不是戴望舒，却同样瞧见对面小巷里走来那个撑着油纸伞，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擦肩而过时，她对我莞然一笑，我心里便留下了丁香一样的芬芳。

这北方小城的暮春之雨，虽没有江南烟雨蒙蒙的那份迷离朦胧之美，却给人一种心清明静的惬意之感。忽然有一种冲动，想到这轻柔的细雨中走一走，不带任何伞具，就那么独自一人洒洒脱脱地行走，畅畅快快地淋雨，享受细雨从头到脚、由外至内所带来的清清爽爽。这春雨洗去了满身的尘埃，洗去了内心的惆怅和烦忧，心便澄明如一颗玲珑剔透的水晶，闪着晶莹的光。不过也只能是想想，正常思维下，似乎没人会做这样的“傻事”，真要那么做了，招来的定是异样的眼光或嘲笑。唉，可怜的人们因胆怯和羞涩，因那并不

值钱的面子而畏惧前行，失去了多少体味浪漫和寻找自我的机会。

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与春雨亲密接触的念头。打开窗，将双手伸出窗外。凉凉的雨便滴落于手掌。我并拢起手指，那些小水滴便沿着手掌的纹路不断淌向掌心。不多时，掌心就积满了雨水并外溢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收回，又慢慢地向一起紧紧合拢，两个掌心的雨水汇成一个小水洼，清澈的水面像镜子一般映照着我的脸。低下头，把脸探向那清澈的水洼，手掌堆起来的水洼太小，只能装下鼻子和嘴巴。但那沁人的清爽，还是传遍了我的全身。于是，贪婪的我，索性将这一捧水全部浇在脸上。那种从心底溢出的快感，难以名状。暮春之雨似乎洗涤了岁月的印痕，此时的我，灵魂仿佛回归昔日那纯真的童年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。

总是莫名喜欢雨，尤其这暮春之雨，很容易勾起袅袅情思。淋漓的细雨中，藏着许多故事。有的浪漫，有的遗憾，有的感伤，有的悲切。每一次回忆，便是和过往重逢。只是时间淡化了情绪，当年的怦然心动或者黯然神伤都已化作此刻的会然一笑或不尽释然。那轻柔的雨水，湿润了唐诗宋词，润湿了斑驳岁月，湿润了额纹里残存着的青春记忆。想起那些往事，心里就像雨滴溅起的层层涟漪，晕开了花。

暮春之雨一直缠缠绵绵下了一天。入夜，雨滴依旧不紧不慢敲打着窗外的晾衣架，叮咚作响，如一曲不停歇的美妙音乐。已是深夜，窗外湿漉且静谧，最易入眠，可我却不忍睡去。“暖风吹雨洒轻尘，满地飞花断送春。莫上高楼凝望眼，天涯芳草正愁人。”初夏的脚步已慢慢走近，春天已气若游丝。我并不急于瞧见明日经暮春之雨洗净后的满城新绿，只想让这绵长的细雨多陪伴一会儿，让这安静美好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。仿佛只有这样，我喜欢的春天便不会离去，那厌烦的夏天就不会来临。我闭上眼，任由那美妙的音符敲击耳鼓，撩动心弦。如果时间就此止步，那将呈现一个最美的梦境：我在春水荡漾的湖面上，在巍峨群山的掩映下，向着前方，自由地行走……

故乡



文/程鸿

读过王开岭的“因整容而毁容的故乡”之后，心里对故乡的思念竟日益加深。我的童年应该说是快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故乡的风景很美。我把我生长的地方认作故乡，至于父亲嘴里的故乡，我只认作是一个籍贯而已。

故乡于我是村南一条清澈的小河。河面不宽，沿河两岸是树林和果园。河水蜿蜒数十里。五六岁时表姐曾带我沿着河边

的小溪挖蛤，那种清水河里的小蛤有拇指指甲那样大，青绿色的壳。表姐一下午能挖一大瓷杯。挖来的蛤吐净沙后加清水煮沸后关火，用筷子在锅里不断搅拌张开口的蛤，蛤肉会剥离蛤壳，这种蛤汤很鲜。可惜现在再也尝不到了。

故乡于我是村里一条条长长的小巷。小巷呈南北走向，两侧分东西布局的院落。巷子尽头的人家，街门对着巷子口，推门而入映进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照壁，照壁上画着花鸟和写着大大的“福”字。姥姥家在小巷西侧，回门朝东，对门也是一户人家。姥姥家的院落没有照壁，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。院子没有单独垒起的南墙，围起院落的是南面人家房子的后房墙。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梧桐树，春天梧桐紫色的花朵像喇叭，随风飘落。夏天树下可以纳凉，绿荫下长满了青苔。

故乡于我是一井一碾一塘。村中央有一口井，全村人吃水问题都是由这口井解决，井边常会见到洗菜的女人们边洗菜边聊天。村里还有一个大大的石碾，光那个石碾滚子就有两个成年人合抱起来那样粗。村里人会推着碾杆碾粮食。我们小孩子只顾玩，不顾大人的劳累和心烦，看到有碾粮的，我们就双手吊在人家碾杆上双脚离地让大人推着走几圈。村后还有一大片荷塘，村里人称那是荷花湾。夏日里荷塘开满了荷花。小孩子们会头顶一片荷叶当帽子纳凉。夏日雨后的夜晚，蛙鸣阵阵，吵得人睡不着觉。乡下的夜死寂黑沉，让蛙鸣吵得睡不着觉的我，会张着眼睛瞪着黑暗感觉害怕。

故乡还有我儿时的伙伴。一个女伴家的院落种了两棵我至今叫不上来名字的花树。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去她家玩，

就在她家院子里摘那花吃。花呈粉紫色开得较大，花瓣嚼在嘴里黏黏的有甜香味。她爸爸会画画，她家里有一个装裱精致的大画框，画的是她爸和她妈的合影，画里她妈梳着两条乌黑的大长辫子真是好看，这画作是她爸的作品。我还有一个伙伴家的房子在村里算是最气派的。他家门口有浮雕的石刻门墩。高高宽宽的门檐，推门而入是一个小过道，映入眼前的也是一个大大的照壁。绕过照壁来到院子，有一条碎石铺的雨道直通正房。院落种有石榴等各种花草。走过院子要拾级而上进正房。推开正房的后窗，他家还有一个小后花园。园子里种着几畦蔬菜和果树，后院角落还有个兔子笼，养着灰色和白色的兔子。

村前是一个土坝，坝坡上长满了像灌木丛似的槐柳，村里有些巧人会割这种柳条编篓

子和果筐。翻过坝就是沙滩、小河和沿岸望不到边的树林了。春日里，老师会带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停课，让我们在河边和两岸的小树林里疯玩一下午。我们会围沙滩堵小鱼，在小树林里拔芦苇草的嫩芽吃，或者猛地蹦起，拽折一根长长的杨柳枝条，把枝条的叶子撸掉，轻轻一拧，枝条的外皮和木芯就脱离了，把外皮撸下来截成一小段，放进嘴里当哨子吹。故乡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竟是如此的亲切，如诗如画。

人生过半，早已远离了自己曾生长过的地方，故乡那些唤起我温情回忆的旧景许多都已荡然无存。清清的小河如今成了干涸的河床。井、石碾、荷塘、青砖灰瓦都已无迹可寻。捡拾故乡，肯定还有些让我遗落的角落，但是在梦里，那些丝丝缕缕的情节一定还会不时地来和我相约……